

## 齐鲁古国历史与传奇

以唯物主义的 viewpoint 审视这段历史，寒浞应是一位开国有为的国王。只是因其在位的时间极短，并没有形成自己一整套的历史文献记载，

所以后来的夏王朝以及再后的商周与秦汉等王朝，皆辗转传承夏代的历史观点……

# 寒浞：据寒国而御天下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赵鑫

在潍坊高新区清池街道办的浞景学校西北角，有一座灰砖青瓦、水墨滴檐的建筑——念月馆。

“念月”一词，取自潍坊当地中秋念月的习俗。“念月来，念月来，一斗麦子一个来！”每年的中秋节，居住在浞河两岸的人们都会怀着美好希冀，传唱千古流传的歌谣。念月馆是清池街道历史的承载体，根脉的汇集地、乡愁的凝结点。

“念月”声声不歇。栖居浞河两岸的人们，对脚下土地上凝结的文化根脉有着天然的亲切感。今月曾经照古人。远在四千年前，浞河流域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，也让人追想不已……

## “伯明氏之谗弟子也”

“浞河上游有许多小支流，有东西两大支流，源头都在潍坊高新区，西浞河发源于常令公山西麓，杨家庄子一带，流经治浑街、清池、小油坊等村，从马宿村的西面进入寒亭区境内；东浞河发源于常令公山的北麓，赵庄一带，流经南北赵庄、吴家庄、郑家集、梁家寨子、王家寨子等村，从马宿村的村东进入寒亭区境内；东西两条浞河，越往北越近，在寒亭仓上村的北面殊途同归，汇为一条，此时形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浞河。”曾经实地探查浞河源流的潍坊高新区作家协会主席、浞水文化学会秘书长梁化刚介绍道。

在距离东浞河上游东岸不远处，有一处巨大的封土，名“寒浞冢”，传说是寒浞的墓葬。这以“浞”为名的一水一家，把这片土地的历史发端引向了古老的夏朝。相传成书于春秋末年的《左传》，最早提及了寒浞之名，称“寒浞，伯明氏之谗弟子也。伯明后寒弃之，夷羿收之，信而使之，以为己相”。这段文字中的“寒”“浞”二字，第一次出现在了历史长河中。

说起寒浞，必然绕不开他与后羿的恩恩怨怨。后羿是当时整个东夷族的首领，寒浞与后羿同属东夷族，但后羿属有穷氏，寒浞则来自伯明氏。

东夷部落之外，是禹夏之国，本来两者关系密切，相互帮扶。早在尧时，首领尧命羲和观察日月，敬授人时。羲和之子，出于汤谷。羲和者，伏羲之后，东夷人也。尧命羿射天射地为日除害。羿，东夷人也。尧的主要助手和继承人——虞的帝王舜，东夷人也。尧、舜、禹的大功臣皋陶父子——皋陶和伯益，东夷人也。

禹夏王朝的形成与秦、汉不同，秦、汉都是经过长期、残酷的军事斗争，依靠军事实力取得了政权。而禹夏政权是民心所向，众望所归，是因大禹治水有功，众诸侯拥戴大禹为王，这个王权的实质是信仰，不是武力。

信仰的形成与治水关系甚密。在治水过程中，东夷人皋陶，伯益是最大的功臣，是大禹的股肱。在治水过程中，夷夏是一家，是密友，夷夏的族氏鸿沟被大水泯灭。大禹的德政和功勋，是夏人 and 夷人共同缔造的，也正因为如此，《孟子·万章》和《史记·夏本纪》均有“禹荐益于天”“（禹）而后举益，任之政十年”“以天下授益”的记载。

近年来发表的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《容成氏》也载：“禹有子五人，不以其子为后，见皋陶之贤也，而欲以以后，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，遂称疾不出而死。禹于是乎让益，启于是乎攻益自取。”

正如史书所载，禹本来要按照禅让制传位给皋陶。没想到皋陶早亡，禹便决定传给皋陶子伯益。禹子启也比较贤明，有的部落愿意让他来“接班”。等禹驾崩之后，虽说传位给伯益，但伯益因为辅佐禹的时日较短，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，还光明正大地说：“吾君帝禹之子也。”

这位益也是聪明人，“及三年丧满，伯益遂让于启，而辟居箕山之阳”。《左传·哀公七年》：“禹合诸侯於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。”到他的儿子启，也不过几十年时间，天下仍然万国林立。所谓统一的王朝，也仅是对方国羁縻笼络而已。

从“公天下”到“家天下”，触动了不少人心目中的基本规则和切身利益，肯定像大石投井，掀起巨响。东夷有扈氏起而抗争，但在甘（豫东北）之战中失败。启继位后骄奢淫逸，启之后太康同样沉湎于声色游猎，导致夏后氏内乱。

## 敢于直言别人之恶

此时，伯益部后裔羿跳了出来，趁机夺取



念月馆中《浞水古石桥》图画

联盟大权。在史书中，关于羿的记载有多处，所指也非同一人。最初，羿不是一个人名，是善射部族的总称，大概是崇拜鸟类、勇猛强悍的游牧部落。它起源甚早，至夏初强大起来，征服了一些小部落，成了东方部落联盟的首领。古时属善射，尧部族领导，沿至夏，归属夏，所以羿能趁夏初大局未定之时，夺取领导权。

历史学者庄春波先生在《古史钩沉·夏纪年与羿继代夏少康中兴秩史考》中指出：“上古史中，舜与禹、启与益、太康诸王与后羿，直至汤灭夏桀，先商部族夏的分合叛服贯穿于夏代始终。后羿代夏是一次大的斗争。羿在传说中有两个，一是射十日的羿，一是代夏政的后羿。《夏本纪》正义引《帝王世纪》：‘帝羿有穷氏，未闻其先何姓。帝善以至上世掌射正。至善，赐以彤弓素矢，封之于鉅，为帝司射，历虞夏。’可见羿不是一个人，而是善射部落酋长的称谓。”

古时人们尤重于战争，而帝善与尧、舜、禹以至于夏代，正是部族兼并战争频发的历史时期。作为东夷部落的羿尤善射，其自能为官，并以此特技教授子孙，子孙亦自能传承其技，而得世袭为历代王朝之射官。

在诸多文献中，有关于东夷部落羿的记载：《孟子·离娄》中记载，“逢蒙学射于羿”；《荀子·正论》“羿、蜂门（逢蒙）者，天下之善射者也”；《左传·昭公廿年》记晏子向齐景公讲述齐地的沿革，“昔爽鸠氏始居此地，季荝因之，有逢伯陵因之，蒲姑氏因之，而后太公因之”。

“结合文献和考古，尤其商周青铜器铭文资料，可以证明逢蒙之逢国，夏商时期在今青州、临朐一带。至西周时期则立都于今济南以北济水流域的济阳一带。由羿及与之相关的古族、古国，已经证明夏代初期的羿羿氏族方国是活动生息于今潍淄流域的。”潍坊文史研究专家孙敬明先生介绍说。

夏朝初立，传位至夏初太康时，太康无德，疏于朝政。此时，羿方国之首领，文献以传统而仍称之为“羿”者，趁机恃技而一举夺取太康之政权。

在后羿跳出来解决无道夏王的同时，同为东夷族人的寒浞也开始成长起来。

寒浞是东夷族人，不过追根溯源，寒浞一族也算黄帝的后裔。寒氏因生活在寒水之滨而得名，他们的始祖叫寒哀。《世本》称“寒哀作御”，可见寒哀曾给黄帝当过司机，算是黄帝身边的亲近之人。后来，黄帝的儿子青阳娶了寒哀的女儿，生下少昊，沾着联姻的光，寒部落得到迅速发展，并在潍坊一带定居下来。寒浞正是寒哀的裔孙，寒部落后来的首领。

从正史描述来看，寒浞一生是个大写的“污”字。寒浞从小心术不正，四处造谣生事，惹下不少祸事，激起了民愤，是个顽劣不堪的问题少年。

据《春秋左传注·襄公四年》中的原文是：“寒浞，伯明氏之谗子弟也，伯明后寒弃之。”在古汉语中，“谗子弟”的训义一定不会等同于“谗子”。“谗”字在古义中还有直言别人之恶毒意蕴。“说寒浞是谗子弟也，可能是说寒浞是一个敢于直言别人之恶的耿直人，是褒义。”潍坊历史文化研究专家、浞水文化学会顾问张宝辉介绍到，就像《庄子·渔父》中所说：“好言人之恶谓之谗。”

“寒浞那一帮年轻气盛的子弟们，可能因为直言不讳地说出大禹死后启继位，违背了夷夏轮流执政的规矩，因此被出自少康或其子孙之手的《夏训》说成谗。”张宝辉介绍说。

万般无奈之下，伯明氏的首领将寒浞开除出籍，驱逐出境。“史书记载，伯明后寒弃之。这个‘弃’，极有可能是寒浞说的话让古寒国面临覆灭

之灾，寒浞也因此遭到夏王朝的追查。伯明氏作为寒国的君主，在国家的存亡关头，只能无奈地打发寒浞离家出走，避祸远引。”张宝辉分析说。

## “取其国家，外内咸服”

在生产力较低下的年代，人一旦被部落所抛弃，无异于判了死刑。可天无绝人之路，寒浞在离开部落后，并没有“累累若丧家之狗”。顽劣归顽劣，寒浞确实有股闯劲，不仅没变成丛林野兽的腹中餐，反而成功走进了东夷首领后羿帐中。

寒浞和后羿在某种意义上算是知音，有着共同的语言：一个是直言不讳地说出大禹死后启继位，违背了夷夏轮流执政的规矩的毛头小伙子；一个是敢趁机恃技而一举夺取太康之政权的勇武之人。后羿一见到寒浞，居然对他非常信任和器重。非但不赶他走，反而立马把他收为心腹，常常派寒浞替自己做事。

勇猛有余、头脑不足的后羿对治天下没啥兴趣。后羿废除太康后，立太康之弟仲康为夏王，但政权实际掌握在后羿手中，仲康不过是傀儡而已。仲康死后，又立仲康的儿子姁相继位，但不久后羿赶跑了姁相，自己正式当了王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后羿代夏”。

对权力没有那么迷恋的后羿，在得到寒浞这个有志青年后，不再过问朝政，整天痴迷于打猎。而姁相则被赶到了同族的斟灌、斟寻二氏那里，伺机与东夷部落对抗。

后羿执政后期，不修民事，终日打猎。寒浞对羿心怀不满，结果联合羿的“家众”，把羿杀了。据《左传·襄公四年》记载，“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，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，树之诈愿以取其国家，外内咸服。羿犹不悛，将归自田，家众杀而亨之，以食其子。其子不忍食诸，死于穷门。”

寒浞的政治手腕是强硬的，他对内对外都能让人信服，算是称职。“而后羿是在打猎或打猎归来的路上，被自己的家众杀而烹之，亦有史料注明后羿是被自己的家众逢蒙杀害的。”张宝辉说，不能让寒浞背负杀害后羿的罪名。

寒浞在夺得后羿大权后，还把后羿的妻子嫦娥也霸占了。寒浞把政权迁到了他的故乡寒国。为讨嫦娥欢心，他还在寒国境内的云台山上建了一座宫殿，取名“广寒宫”。每当月圆之夜，嫦娥就会在云雾缭绕的云台山上观月、占月。嫦娥在寒国为寒浞先后生下了浇和豷两个儿子。这段历史，被后人不断演绎，终成嫦娥奔月的传说。

执政后的寒浞有野心、有手段，他很快控制了整个东夷族。为了站稳脚跟，他极力扩充寒国，并不断壮大势力，先后征服了周边小国，进一步扩大了古寒国的版图，并持续打压夏王室的残余力量。

关于寒国之所在，史家无异辞。《后汉书·郡国四》北海国：“平寿，有斟城。有寒亭，古寒国，浞封此。”

考古发现在潍坊地区的浞河、潍河流域，有许多的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的遗址。在距念月馆东北15公里的寒亭朱里街道前后埠下，发现距今七八千年的后李文化遗址。在前后埠下西北十公里的狮子行遗址，最早的为大汶口文化的地层和灰坑，灰坑中出土大汶口文化的陶豆座、觶形壶、鼎和石铲等。

狮子行遗址出土的文物最大的特点为：有许多雕塑为鸟头形状的器盖钮和鼎足。这应是东夷文化以鸟为图腾的具体反映。“这个遗址东距浞河不远。无疑，这些遗址的发现，对探索寒亭一带夏代古国的历史文化，可谓考古学上的典型例

证。”多年从事田野调查的孙敬明分析说。

而在清末金石学家罗振玉的《三代吉金文存》卷三《四十七·一》中，收录了一件寒鼎，据铭文内容与字体断其时代应为西周中期，计全文凡共21字，曰：“□□小子□作寒姁好尊，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。”因为作器者的国族和人名一磨泐缺失，然“小子”则是作器者的自称，金文中所见的“小子”通常多为王公贵族的自称。

“寒姁”之“寒”明显为国名，由此确证寒国直至西周时期仍然存在。文献记载寒国为“姁”姓，果如此，则由鼎铭证之，西周时期的寒国与夏禹之后姁姓国通婚，且作器者自称“小子”，说明此时寒国仍有相当地位与实力。或者，“姁”为寒国之姓，文献所记“姁”字形与“姁”相近亦讹，如此则是寒国之女嫁与某国的“小子”为妇，此亦证明寒国之女嫁归某国之贵族，反映出寒国的地位仍较高。

## 两翼被剪终灭国

当时，部落联盟遗风尚在，“家天下”概念模糊，天下最高权力在不同氏族之间轮换。为了坐稳江山，寒浞自然要扶持寒国。为了使自己的地位得到绝对保障，寒浞对已经失去“天子之国”地位的夏王室进行了毁灭性打击。

寒浞攻下夏都，夏王虽亲自率军抵抗，还是不敌寒浞的军队，因不愿被擒受辱，自刎殉国。为了斩草除根，寒浞又对城中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。至此，夏后氏不仅失去了“天下共主”的夏朝统治权，而且连部落的老巢都丢掉了。

之后，夏朝的同盟国斟灌和斟寻也大难临头，他们不仅威胁着寒浞的统治，还庇护着夏朝之火——国君姁相。寒浞便开始征伐，在攻破斟灌的城堡后，又让自己的儿子浇伐斟寻。寒浞之子浇是传说“多力，能陆涛舟”的勇猛之士，他带领的军队，和斟寻的军队在潍水之上大战，并把对手的舟楫倾覆，灭之。

据民间传说，今天遍布于浞河流域的村庄，诸如张营、寨子、仓上、南（北）营、马宿，都与寒浞征伐有关。如仓上村是寒浞当年囤粮之地，张营村是步兵营，寨子村是中军寨，马宿村驻扎骑兵，清池村是饮马池，灶户村是炊事部，两个柴塘营村是草料场。另外，南营村、北营村也曾经是寒浞的兵营。

在与斟寻、斟灌作战取得压倒性胜利后，寒浞杀掉了夏天子姁相。当时姁相的妃子后缙有孕在身，从墙洞中爬了出来，逃至母家有仍氏（今济宁东南），始免于难，后来生下遗腹子——“少康”。

少康成人后，开始谋划复国。他先和逃亡有鬲氏的夏臣伯靡建立联系，收抚斟灌氏、斟寻氏被伐灭时逃散的族人，组建、发展武装力量。

寒浞代夏之后，将其子浇封于“过”。过国是莱州市境内最早的封国，位于莱州市北部，今有过西村为证。大约统治天下四十年后，寒浞已是风烛残年，太康的儿子少康部队突袭寒国都城。少康采取先除其羽翼，后击其首的方略，先率有虞氏大军突然攻打过地浇的有过氏军，一举灭浞。又命其子季杼领兵于戈



寒浞冢 卢昱 摄

寒浞冢最早时四周用铁链子锁着，以示对寒浞的惩罚。

在今烟台莱州市境内也有一条浞河，据清乾隆二十三年（公元1758年）《掖县志》载：“浞河，城西六十里，世传寒浞所凿，俗名浊河。”

今莱州市的浞河已经干涸，河道也淤塞严重，有趣的是河两岸竟有5个与浞河有关的村庄，这五个村子紧挨在一起，分别称小浞河村、浞东村、浞西村、浞南村和浞李村。据那里的老人讲，上世纪50年代生产队里挖河底泥作肥料，无意中挖出了大量年代久远的船板，由此可见过去莱州境内的浞河的确承担过漕运任务。

寒浞之名也影响着当地的地名设置。到王莽时期，为了标志古寒国废墟，在其旧地设“寒”作为“表志”之物，名为“寒亭”。唐代曾设立寒水县。由寒国到寒亭，其历史连绵不断延续了四千余年。而这种国名、邑名沿用四千余年的历史文化现象，在国内实属罕见。由此可以看出，“寒亭”是一个有着漫长的丰富的历史信息的载体，亦是今日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无尽的宝库。